

舞台剧《繁花》迎来百场纪念演出，第三季预计明年问世

第100声“不响”背后的回音

独家探班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《繁花》又响了！昨晚，美琪大戏院座无虚席，这座历史悠久的剧场迎来了舞台剧《繁花》百场纪念第一季的演出。昨天起至4月14日，《繁花》第一、二季将在申城连演，在舞台上成就今春的“繁花迷人眼”。28分钟票房破100万元、3小时票房过200万元、八场演出后再加两场，第一季纪念演出可以说创造了一则“票房神话”。今年年初，电视剧《繁花》风头一时两旺，无论是金字招牌下的呢喃私语，还是王家卫剧中时代的大开大合，都让这声“不响”在城市之中久久回响。

对于舞台剧《繁花》来说，百场纪念演出是又一个起点。“原著深厚的文学性让我们看到繁花宇宙的可能。”导演马俊丰透露，舞台剧《繁花》第三季目前正在筹备中，预计将于明年问世。城市的颜色深深浅浅，人生的故事有起有落，透过《繁花》来看上海，会发现这座城市更大更包容。

每一轮乃至每一场都在不断修改和提升

刚在后台见到面，马俊丰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穿过观众席，来到美琪大戏院的右侧大厅。为了这轮演出，剧组特别打造了一处小型展览，马俊丰经年购入的15版《繁花》原著在此展出。《繁花》首发的《收获》长篇专号2012年秋冬卷、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新中国70年70部小说典藏版”、他托朋友特地从日本书店带回的日语版……而这只是他收藏的一部分。

“我是一个超级书粉。”马俊丰和《繁花》的缘分早于舞台剧。2013年夏天，马俊丰读到了金宇澄的创作。彼时，生活在上海的他仍旧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，他不回避当初并不十分舒适的“体感”，人与人的安全距离，界限分明的行事逻辑，一度让这个北方小伙有些困



▲▶对于舞台剧《繁花》来说，百场纪念演出是又一个起点。图为该剧剧照。（均采访对象供图）制图：冯晓瑜

惑。“直到我读到了《繁花》，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。”如今他会用“清爽”来形容上海人之间的交往，“我在思考，这或许源于从前上海人一起住在石库门里自然而然形成的分寸感”。

2018年上演以来，舞台剧《繁花》6年间已经累计进行了14轮演出，从上海到杭州，从北京到香港，均收获了热烈反响。马俊丰坦言，当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，“非常艰难，我们跟观众一样，对这部作品有很大的期待，但也有很大的戒心”。沪语话剧行不行得通、原著松散的故事线如何用戏剧结构串联都是未知数，好在每一轮乃至每一场不断进行的修改和提升，让这片疑云很快就散去，目前两季演出在评分网站上均维持着超过8.0的高分。

第一轮演出，许久未见的上海朋友和

马俊丰在美琪大戏院的楼梯下偶遇，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把上海展现得这么动人。”“我想，这应该是对这部作品最大的肯定。”马俊丰说。

模糊了工作和生活边界，剧组是个大家庭

“妆画好哦”“饭切好了哦”……在舞台剧《繁花》剧组的化妆室，演员们习惯用上海话交流，熟练的语气语调传来，让人有些恍惚，这似乎是在一个寻常生活里的上海家庭。“《繁花》是唯一一部被我逐渐模糊了工作和生活边界的作品，我和演员们私下见面，聊天的主题常常是戏。”马俊丰说，“而在排练厅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谈论起生活，《繁花》就是这么一部和生活休戚相关的作品。”

六年时间，说长也短，说短也长。对于演员来说，他们对角色的感悟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。本轮演出，“初代阿宝”金珈回归。时隔六年，他对《繁花》标志性的“不响”多了一层理解。“第一次接触时，确实不知道怎么去演绎这两个字。”他对记者说，随着自己阅历的积累，如今再回到舞台上，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到阿宝选择沉默的心境。“‘不响’最大呀！”被问到“阿宝”最大的人物魅力，饰演“汪小姐”的王怡脱口而出。陪伴作品六年的她与阿宝的这天起，我改名了。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，老马识途了。”

问及写作秘诀，他说：“写东西经常要抱一个快乐的态度，就可以写得好一点。”对待生活，这份快乐达观也贯穿始终。“咋个，病魔和我斗，落荒而逃了吗？”《夜谭续记》后记中，马识途感慨，一个人只要不怕死，便会勇气百倍，一有勇气，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。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，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‘投降’二字，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，我要和病魔斗争，和它抢时间，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。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，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，一面坚持写作。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，还奋力写作，真是怪人。其实这毫不可怪，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，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。”

104岁提香，107岁完成的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，更是令文坛震动。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甲骨文魅力，鲜活再现了罗常培、唐兰、闻一多等多位西南联大语言文字学大师妙趣横生的授课场景。80多年前，身为地下党员的马识途在西南联大求学，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。“古文字学本来是很专业的，但是我想这本书是为大众写的，除了怀念西南联大，还希望能普及甲骨文。”马识途曾表示。

逝者

著名作家马识途去世，享年110岁

他的字典里没有“投降”二字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他曾与巴金、张秀熟、沙汀、艾芜并称“蜀中五老”；他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《让子弹飞》；他漫长的一生，比电影还传奇……昨晚，我国文坛著名作家马识途去世，享年110岁。

“我始终觉得文学是有用的，对世道人心起作用，不是为了穿衣吃饭，肉欲满足，而是能让读者的灵魂升华、净化。”马识途生前曾表示，“文学不是教科书，必须先看艺术性，之后才表达思想，不能把问题搞颠倒。要是抛去美的核心东西，什么其他的功能都是空话。”

不忘“夜谭”约定，接续方言叙事

马识途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《巴蜀女杰》《魔窟十年》《沧桑十年》等，长篇纪实文学《在地下》，中篇小说《三战华园》《丹心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找红军》《马识途讽刺小说集》等作品，出版12卷《马识途文集》。

其中，最有名的“夜谭”系列源于一段文坛约定——1982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韦君宜向马识途邀约创作，用文字记录其“亲历或见闻过的许多奇人异事”，最后促成《夜谭十记》，1983年初版印了20万册。2010年，书中《盗官记》一章被导演姜文改编成电影《让子弹飞》而广为人知。



马识途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等。（出版方供图）

之后韦君宜再次向马识途约稿，“她（韦君宜）说，《夜谭十记》出版后反响很好，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，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那样的格式，搞一个‘夜谭文学系列’”。

2017年马识途被查出肺癌住院，除了积极配合治疗，他争分夺秒撰写已动笔的《夜谭续记》，并于2018年病愈之际，以104岁高龄完成小说。作为《夜谭十记》续作，《夜谭续记》依然是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

故事。小说里，十来个科员之余之暇，相聚蜗居，饮茶闲谈，摆龙门阵，以消永夜，仍以特有的方言土语、诙谐谈风，趣聊俚俗逸闻。

高龄笔耕不辍，一生“无愧无悔”

马识途的书斋名为“未悔斋”，取自屈原的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墙上一直挂着八个字书法——“无愧无悔，我行我素”。在他的人生观中，“不悔”向来占据重要位置——只要自己看重和喜欢的，怎么做，

■本报记者 李婷

继“大师自画像”“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”大展后，“提香·花神——乌菲齐美术馆威尼斯画派珍藏展”昨日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开幕。作为中意两国合作的第三个国际艺术展，本次展览聚焦以艺术大师提香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，呈现他和丁托列托、保罗·委罗内塞、乔尔乔内、老帕尔马等同时代画家的49幅经典之作。

这些作品大多数首次亮相中国内地，甚至有10余幅此前不曾离开过乌菲齐美术馆。透过它们，观者近距离领略500年前全新绘画流派的风采，及其对此后数个世纪艺术发展的影响。

《花神》之后，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成为新颖的绘画题材

走进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再现威尼斯全貌的地图，其原型为雅各布·德巴尔巴里在1500年绘制的版画《威尼斯全景图》。呈现在这张地图上的威尼斯由稠密的建筑、街道、桥梁和广场组成，高低错落布局有序，在画面四周，有八个小男孩正敲着腮帮子奋力地将形状各异的船只吹向城市中心，生动地诠释了这座新兴现代城市的崛起，这也奠定了其人文艺术的超前。16世纪的威尼斯，云集了以提香为首的一众杰出艺术家——提香的同门“师兄”乔尔乔内以及其后的丁托列托、委罗内塞、老帕尔马和雅各布·巴萨诺等人，他们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——威尼斯画派，其特点是绚丽温暖的色调、独特新颖的构图以及饱含情感的现实呈现。

这之中，最著名的是“威尼斯画派三杰”——提香、丁托列托、委罗内塞。其中，尤以提香最具代表性，他是威尼斯画派的集大成者，亦被誉为“西方油画之父”，他擅长以最浓烈的情感描绘爱情、欲望、权力和灵性，在色彩方面的造诣和绝技更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，对后来的画家如鲁本斯、普桑等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一次，来上海的提香作品有八幅，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居多。他以半身肖像画描绘理想化年轻女性的形象，开创了当时一种全新的绘画题材“美人肖像”。

最为著名的是《花神》，也是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。东一美术馆特别为其开辟了单独的展区，以供观众欣赏。在深色背景的映衬下，一位年轻女子目光柔和地望向她的右侧。金铜色秀发卷起层层波浪，垂落在脸庞和肩后。她用手按着从左肩滑落下来的白色长袍，而另一只手中则握着似乎正要向某人献上的花束。根据这个细节，此画的主角被认定为花神芙罗拉，她是西风神泽菲洛斯的妻子。然而，这画作也可能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，既纯洁又性感。这里的花神芙罗拉虽以性感的半身像呈现，但画中并无诱惑的象征，相反表明对爱与被爱的应允和意愿，象征着生育和婚姻之爱。

威尼斯画派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风景摆在作品中心位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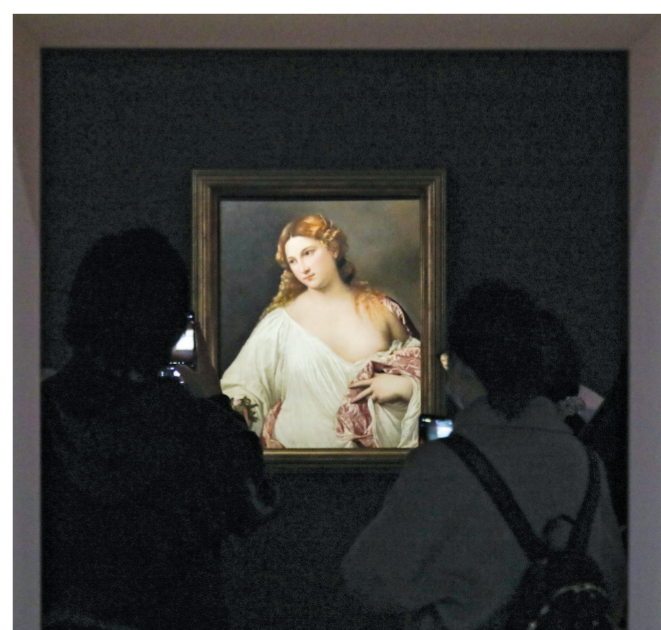
《花神》是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塑造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女性形象，不仅成为提香艺术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美的追求和爱情纯真向往的完美体现。自此，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成为新颖的绘画题材，蔓延至威尼斯及整个欧洲地区，此后，很多艺术家都开始像提香这样作画了。

丁托列托便是提香最杰出的学生与继承者。展厅中，作品《维纳斯、丘比特与伏尔甘》是受提香迷人的维纳斯画派所影响而创作出的经典画作。在创作中，丁托列托添加了维纳斯的儿子丘比特，并描绘了其丈夫火神伏尔甘从幕后探出来的身影，把提香笔下慵懒的维纳斯画像改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画面，添了一份人间烟火气。

此次展出的一幅《摩西的考验》，是少数被定为乔尔乔内真迹的作品。乔尔乔内被认为是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”“架上绘画的先行者”，而他对提香，亦师亦兄。两人都拜师于乔凡尼·贝利尼门下，经常共同合作，结成了深厚的情谊。年少的提香更是把乔尔乔内尊为师长。可惜的是，乔尔乔内32岁就去世，留下的作品很少。亮相展厅的《摩西的考验》是乔尔乔内最经典的风景画之一。作品中，他运用大自然作为人物的背景，巧妙地利用光线反映人物的性格。

而展览的最终章正是关于风景及风俗画。早期的画作中，景观往往是配角，威尼斯画派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风景摆在作品的中心位置。他们充分发挥对油彩的精湛掌握，创造出一幅幅情感丰富的画作，从艳丽明媚的田野到风雨来临的天空，从光辉灿烂的日出日落到静谧悠然的忧郁夜色。雅各布·巴萨诺及其家人是这一艺术革新的重要继承者，他们完善了风景画概念，这一概念随后一直主导着欧洲绘画，直至19世纪晚期印象派的兴起。

“只有充分领略古典艺术的历史背景、时代风格以及艺术家特征，才能对现代和当代艺术有更深的觉悟与体察。”东一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定伟如是表达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。接下来，第四个国际合作大展“最后的贵族——乌菲齐馆藏18世纪欧洲大师绘画”也将于4月12日登场。



“提香·花神——乌菲齐美术馆威尼斯画派珍藏展”昨日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开幕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赏春大家说



戴晓莲教授自幼随外叔公、广陵派古琴大师张子谦习琴，后入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系统的学院教育，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使她拥有了融汇的视野，是一位兼具学院派和民间传承的古琴演奏家。

2022年，戴晓莲受上海音乐厅之邀举办“弦管清扬”专场音乐会，一票难求、广受赞誉。自那之后她便萌发了举办“清夜闻琴”音乐会的想法，“清夜”一词取自“清明前夜”之意。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，戴晓莲和她的团队将再次登上上海音乐厅的舞台。

承嬗离合 古乐新韵

邹彦

将于4月3日举办的这场音乐会秉承了戴教授在古琴艺术上的一贯努力，在曲目设计和演奏家的安排上体现出了“古今”与“传承”。

几年前，以戴晓莲为首的团队建立了“冷然音生”古琴乐团，期望带领更多的学生走上舞台，更期望有更多人聆听古琴音乐、爱上古琴音乐，进而激发起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。至今，这一乐团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过许多场音乐会，颇有影响。

戴教授说，她年少时，作为今虞琴社的“小字辈”，已跟随古琴前辈们参加过第9届、第11届“上海之春”的演出。如今，她带着自己的学生重返“上海之春”的舞台，这不也正是传承吗？

这次由上海音乐厅主办的音乐会将体现出更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，在“上海之春”这一国际化的音乐盛宴中，呈现多元古琴之声。按惯例，每次独奏音乐会上，戴晓

莲都会给自己一个挑战，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古琴名作之外，会演出一些新作品。

为了“清夜闻琴”专场音乐会，戴教授特意邀请我国著名作曲家高为杰先生为她专门创作《焚琴》。届时，我们将聆听到中外古今的对话——以古琴为主奏乐器，中国传统乐器笛箫、琵琶、笙，以及西方的弦乐四重奏组成混合室内乐队，为听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声音体验。（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）